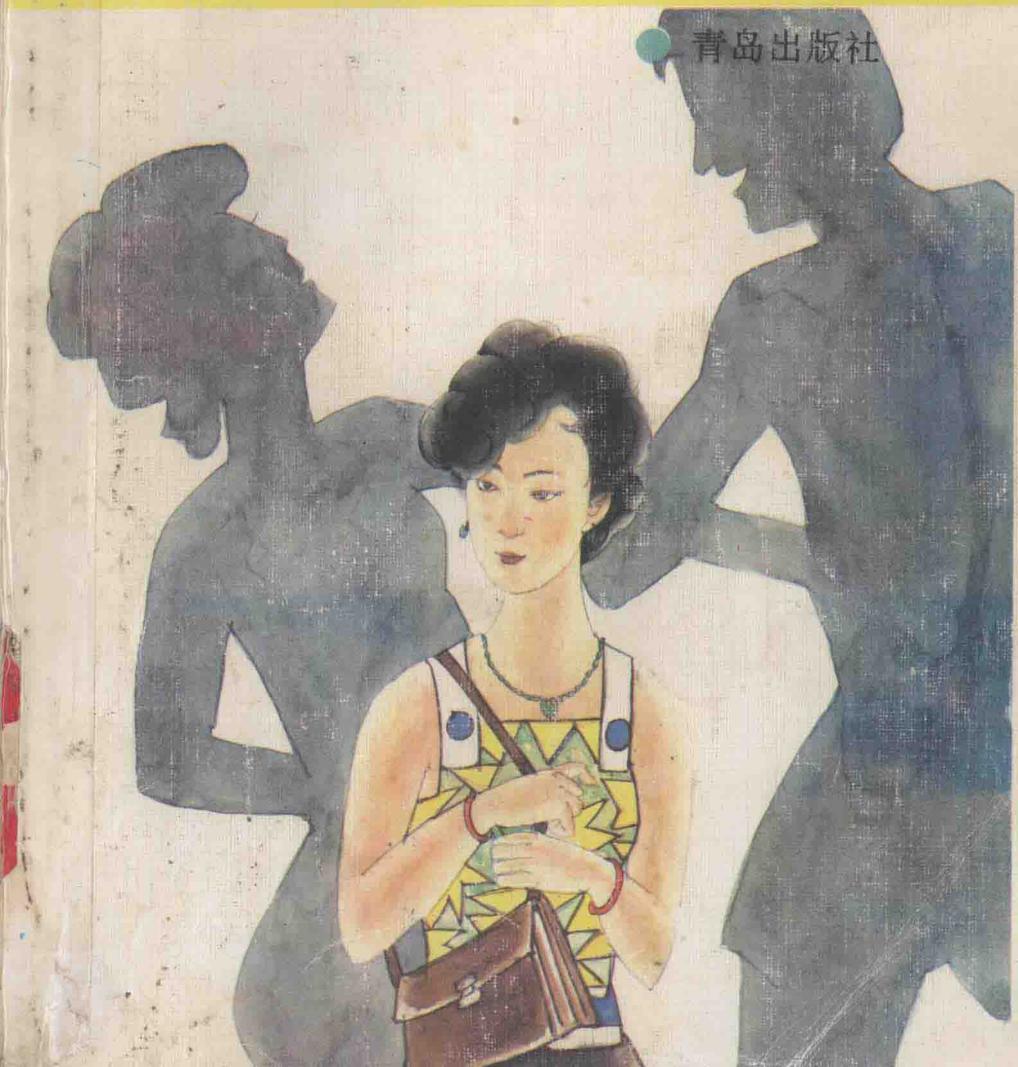


当代
文学名著

徘徊的青春

● PAI HUAI DE QING CHUN ● 主编 贲 舍 ●

青岛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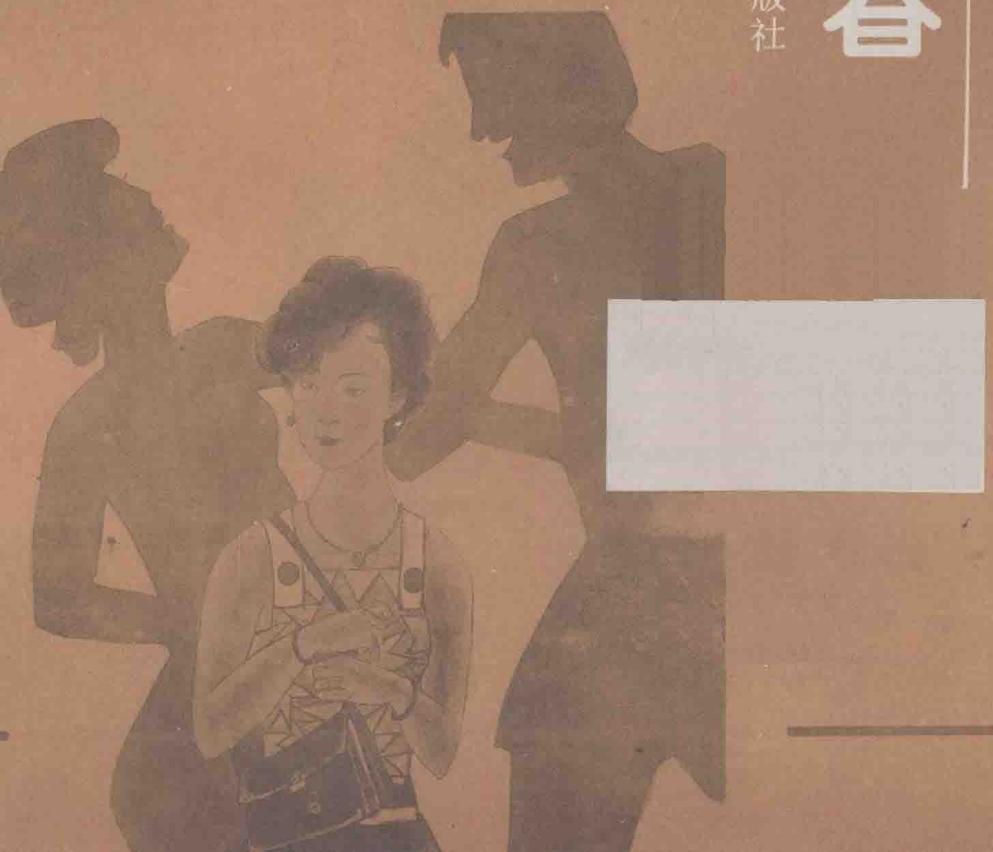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

主编 贲舍

徘徊的青春

●青岛出版社



鲁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 王永乐
封面画 陈全胜
封面设计 向 奇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
徘徊的青春

贲 舍 主编

青岛出版社出版

(青岛市徐州路 77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青岛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32 开 (850×1168 毫米) 16.875 印张 2 插页 419 千字
印数 1—10110
ISBN 7-5436-1235-6/I · 157
定价: 13.60 元

● DANG DAI
ZHENG MING XIAO SHUO CONG SHU

PAI HUAI DE QING CHUN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总序

责 舍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正确方针。文艺作品一旦发表，就成为一种社会财富，对它的成败得失，应该由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来衡量评价。文艺作品是一种精神产品，渗透着作者对社会理想、情态、变异的独特理解与体验，张扬着作者的特有个性、爱好与趣味，因此，不同读者对它的认识与评价，往往会产生许多差别，这是人们在阅读欣赏文艺作品时经常发生的现象，是一种正常的审美结果。开展经常性的文艺评论，让大家把自己对所读作品的看法充分发表出来，进行平等的说理的讨论与争鸣，互相启发与探讨，将有助于矫正每个人认识上的偏颇，更加客观公允地对作品在思想与艺术上的价值水平，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样做，也可以帮助作者正确认识自己作品的高低优劣，更好地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不断探索创新，以便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优秀新作。显然，在文艺界创造一种平等反善、充分说理、如切如磋的良好讨论争鸣空气，是非常有利于提高文艺创作的水平，促进社会主义文艺更大繁荣发展的。

为了支持鼓励文艺争鸣的发展与提高，并通过文艺争鸣的方式，引导广大文学爱好者科学地分析鉴赏文艺作品，提高自己的认识与审美能力，我们编选了这套《当代争鸣小说丛书》，将有争议的小说原作，与不同观点的争鸣文章一并选录进来，使读者们同时读到小说及其争论文章，便于互相比照，触发思考，对小说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样来阅读理解小说作品，比之于只阅读小说本身，更有兴味，更有情趣，更有益处。

文艺创作与评论要得到健康的发展，要旨在于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与“双百”方针，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认识社会生活与分析文艺作品。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吸收古今中外人民群众与文艺家们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艺术成果，弘扬社会主义时代精神，树立鲜明的中国特色，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下，为创造最新最美的中国社会主义新文艺，为促进世界进步新文艺的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992年6月于青岛

目 录

《当代争鸣小说丛书》总序	贵 舍(1)
徘徊的青春	杨 遐(1)
在价值的十字街头的反思	张首映(48)
一个引人注目的艺术形象	盛 雷(51)
战争风云和一个人的命运	王雪松(54)
关于周廷烈的闲话	关 飞(98)
谈几句反面意见	林晓东(100)
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	曹乃谦(102)
铜瓢铁瓢瓮上挂	曹乃谦(110)
故事不是什么	王安忆(122)
《温家窑风景》印象	杜元明(127)
《到黑夜我想你没办法》读后感	汪曾祺(136)
扫街人	刘振瑶(140)
聚焦在灵魂的闪光点上	赵凤山(148)

“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	张日凯(151)
信天游不断头	刘绍振(154)
半是泥沙半是金	倪勤(190)
柳枝儿：一个占卜命运的女人	张军 衣庆华(194)
湖光	蔡宇知(199)
《湖光》：对理想人格的呼唤	陈东滨(227)
做作的《湖光》	欧亚(232)
你无法真实	刘玉堂(235)
让我们都宣泄一下吧！	谭好哲(260)
一篇令人遗憾的作品	培海(264)
作家心灵的曝光	孙美菊(267)
隐痛	李景田(270)
漫评《隐痛》	常思(293)
隐痛后面是更新	吴秉杰(296)
理智·感情	李景田(299)
荒原	邓建永(302)
为新一代钻工塑像	王凤宝 李平(383)
《荒原》是低格调的作品	宋书爱(387)
艺术的思考与追求	弘石(390)
并非深刻的理解与表现	杨志广(397)
道是无情	王从学(401)
他们值得赞美吗？	李遵进(421)

有益的探索.....	毕 明(425)
紫 雾.....	周大新(428)
评《紫雾》的命运主题.....	石 范(461)
评《紫雾》.....	乌 明(463)
谈谈《紫雾》的象征意义.....	德 耘(467)
奔 丧.....	洪 峰(472)
洪峰小说中的文化批判.....	杨 存(506)
洪峰小说与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	姜 锋(513)
洪峰的生命世界.....	费振钟 王 干(521)
《奔丧》及其它.....	李敬泽(527)

徘徊的青春

杨 遐

上 篇

一、她信命。出身不同，竞争的起点不同，本就没有公平可言。拥挤而躁动的西单劝业场，花花绿绿、排成两行的衣服摊子；人群中各种各样的眼睛；各种各样的声音：

这是冬日少有的一个好天，之萍溜出了学校。这几天，一直在学校啃英文，她快成尼姑了。她随着人流，目光扫过众多衣物……她竭力用漠然掩盖内心的忿忿，东西都不错，样子料子满上档次的，穿在身上，未必比香港日本的差——尤其是穿在她身上，可所有东西，都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贵！贵得吓人。上千块钱的裘皮大衣、几百块钱的狐皮围脖，她当然不敢问津。仅仅看上一件漂亮的长裙，穿得像王子般的摊主便露出一口黄板大牙：“小姐，一百六十元。”

她吸了吸鼻子：“太贵了。”

“嫌贵？跟我睡一觉，这裙子送你——也就你配穿。”

之萍掉头而去。这些暴发户！金钱的力量就这么咄咄冲撞而来，谁管你是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人家照样说要和你睡觉，还以为是在恭维你！

可是那条裙子实在漂亮，还有那么精致的手套、鞋子、提包……有钱的人不少，否则不会有这么贵的东西。可是她没钱，她的老师，同学也几乎都买不起……那么多有钱的人，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国家现在并不富……

一阵冷风吹来，她竖起大衣领子，匆匆走过长长的挂着最时髦衣服却又最简陋的时装摊点，逃回学校。

美枫还在给男朋友织围巾！许多天了，之萍天天看到她这样坐在床上。之萍不解，那贵州佬刘天天前生积了多大的善行，现在能有这么好的福气，被美枫爱得如醉如痴？

上铺的惠从蚊帐里探出头：“美枫，你这围巾织不完啦？你这么巴结贵州佬，是想入党还是想当官？他不就是个破党员吗？”

惠几年前曾追过一英俊男士，被拒绝后立刻觉得世界上一片黑暗，目光变得格外尖刻，评论起人来让人觉得后脊背发凉。

美枫却既不急，也不恼，笑嘻嘻地反击：“我既想入党，也想当官，难道不行吗？”

“当然好当然好，这世界可真有趣，什么样的人都想从政！”

惠的刻薄，真令之萍头皮发麻。看惠的样子，越来越像人们印象中的“女高知”了：厚厚的镜片，苍白的肤色，莫测的面孔……之萍急忙钻入蚊帐，以免惠把矛头转向她，她实在不愿和这种人斗舌。

再过几个月，他们研究生班这三十几口子就要毕业散伙了，大家都在找门子、通路子，好钻进某个“前途辉煌”、薪金优厚的衙门；或者往国外各大学写信（一次达四十封之多）、找靠山出国留洋——急急如热锅蚂蚁。唯独美枫和她的刘天天，却看不出一点活动

迹象，难道他们真想打回贵州老家去？

之萍可不这么傻。她已经托人联系了好几个地方，等到分配时，不至于手忙脚乱，让系里把她拨拉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去处。

当然，最好还是去留学。如今考托福正变得愈加时髦。一切时髦都有周期，前几年的时髦是考研究生——像街上流行的黄裙子，而今年的黄裙子已经像研究生掉价一样被锁入箱底。今年的时髦便是出国、出国。

尽管之萍自认脱俗，依旧全力以赴赶这个时髦。她正拼命攻读英文，争取托福拿到600分，以此拿到美国某个大学的奖学金——反正那儿的奖学金五花八门，多的是。

她梳理着因去西单而凌乱的头发和凌乱的思绪：若真能留学，再读三年……毕业以后呢？工作？异国他乡，茫茫人海，她孤零零的一个人……走一步算一步吧，老天爷不会饿死人。反正，总比在国内强；她不会发财，因为她不是个体户；她也不会得到重用，因为她是女的，现在有哪个单位愿要女的……

美枫忽然喊：“之萍，你的骑士来了。”

是唐小飞，这家伙有十几天没来了吧。

美枫低头一笑，抱着毛线团出去了。

惠用一种洞察一切的目光在唐小飞和之萍之间扫了扫，讥讽地一笑，也出去了。

“怎么样？过得还好吗？”唐小飞坐在她床上，厚重而暖人的关切包围着她。无论这关切是真是假，她依旧喜欢，喜欢这样一张很善于讨女人喜欢的面孔围着她。

之萍甜甜地笑，她知道这笑肯定很迷人：“还好，天天看英语……”

一个缠绵的吻温柔而有力地压下来，她闭上眼睛，顺从地俯就着。好漂亮的吻。

他的手在她身上抚动，舒缓而颇具威胁力。她抗拒着，然而无

济于事……她发火了，伸手在他的腿上狠狠一拧，唐小飞疼得一哆嗦，脸上却强装笑容：“哟，干吗这么厉害？”

“说你多少次了嘛！别欺侮人。”在那样狠狠一拧后，她依旧可以这样撒娇地讲话。

这个混蛋！在这方面，她不想让任何人占便宜！不是她多么封建，她只不过不想让他们太舒服罢了。

他的手绕过她的身子，从床上拿起一本书。“《富饶的贫困》，你还看这破玩艺儿？不如听我给你讲呢！……北方——这是他的书？怎么不叫南方？”

之萍一把抢过来：“你别翻！”

唐小飞一笑：“你别害怕呀，我不会嫉妒的。这世界，还没有什么太值得我嫉妒的呢。”

之萍却黯然，内心隐隐发痛。北方，那也许是她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梦……

他的手摩挲着她：“想什么呢？走吧，去吃晚饭，还在老地方。”

刚一走出楼门，“喵”的一声，一只灰色的小猫溜到之萍脚前，抬起金黄金黄的亮眼睛，哀哀地望她。

之萍认得它。一个月前，之萍把它抱到宿舍，养了两天，在全室同学无声而一致地抗议下，她又把它“放逐”了。

以后，她便经常在走出楼门时，碰到这双金黄金黄的眼睛。

之萍摸摸兜，又问唐小飞：“带什么吃的了？”

唐小飞从右边兜里掏出一袋巧克力。

之萍接过来：“喊——！”扔得好远。

唐小飞又从左边兜里掏出两袋鱼片：“你真是的，猫不知从哪儿跑来的呢，脏死！”

“比你干净！”

“快走吧？还没喂够？五袋鱼片全进去了！”

“我……我想把它抱到饭庄去。”

“我的亲爱的，人家会把你当成疯子的！”唐小飞拉着她钻进轿车，一转弯出了校门。

空调一启动，车内立刻温暖起来。

“如果我以后有了一间房子，你知道第一个愿望是什么？”

“养一只瘦瘦小小的小灰猫。”

“好呀，到时候，我送你一打。”

.....

车内流淌起她熟悉的小夜曲。

“之萍，怎么样？我新给你录的带子，喜欢你就拿回去。”

“谢谢。”

之萍满足地一笑，她喜欢会献殷勤的男人——走路帮她拿包，进屋替她开门，不时送上一些意想不到的小礼物，一些不管是真心还是冒充的体贴……唐小飞这些方面都做得完美无缺，像一个表演纯熟的演员。也许这就是她居然和他混到今日的原因——她欣赏唐小飞的演技。她可不喜欢那些笨手笨脚，呆头呆脑，初入情场的毛头小伙。

墨绿色的光，墨绿色的音乐。绿苑饭庄的雅座总是这样令人赏心悦目。

可惜，这里的价钱是大多数中国人望而生畏的，当然也包括她在内的。

唐小飞端起酒杯：“小小地庆贺一下吧，刚玩儿完一笔生意，数目不大，也就几万美元吧。”

也就几万美元吧！

远在上海的老爹千辛万苦，提到副研究员，一个月拿不到二百；提心吊胆地做做“星期六工程师”，精疲力尽，一个月也不过四百元。

——也就几万美元吧！

她想西单、东四那些贵得吓人的衣服，眼前忽然幻出许多个唐

小飞，还有飞舞的美钞。

她也举起杯子：“祝贺你，你比街上的倒爷强多了。人家东跑西颠绞尽脑汁，也不过是几千美元的买卖。”

他的脸凑过来：“别生气嘛，我又哪儿得罪你了。”

“你还不值得我生气。我只想赶快出国，我再不想见到你这种坑国家、啃国家的恶棍！”

“出国还不好办？跟我一起去吧。过两天，我正想溜一趟香港。”

“我去了，不妨碍您拜花访柳吗？”

“你要是跟我去，我肯定哪儿都不去！”他的眼睛亮得可怕。

“可惜，我以为，还不值得去。”

“好好，随你的便……哎，”唐小飞盯着她，“你可不愧是个美人胎子，今晚尤其漂亮。”

“是吗？”之萍耸了耸肩。漂亮是什么？——当你穷途四壁时（连四壁都没有），还可以拿它做一下最后的招摇。

他注意到她脚上的那双鞋：“真的。特别这双鞋，帅极！”

“行了！安静一会儿！谁先讲话谁是小狗！”她突然烦躁地打断他。

她为这双鞋子生气。

父亲到天津出差，昨天特意到北京来看她。她问爸爸，怎么嘴上起那么多的泡。

“嘻，吃菜少呗，外面一个菜最少三块钱，太贵了。”

“爸，你也别太紧了呀。吃到肚子里，比什么都强。”

“那可不行。我要是天天吃菜，一天最少十块钱——饺子还三块钱一斤呢。出来十天，就得一百块。谁给我报销这么多钱呀？”老头注意到了她脚上的鞋子：“咦，你这双球鞋，新买的吧？多少钱？”

“七十。”

老头腾地从床上站起来：“七十？一双球鞋七十块钱！你就是

钱再多，也不能这么花呀。这要是买五块多钱一双的球鞋，能买多少双穿多少年呢！你这孩子越来越不像话了。”

之萍反感地看着窗外，也真想跟老头吵架！我怎么就不能穿七十块钱的鞋了？！何况，我又没花你们的钱！从上研究生起，她再不向家里要钱——应该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打字员、售货员、家庭教师……她什么都干过。对家里，她只说，每月光翻译东西的钱就足够了。

可是看着老头那起泡的嘴，她终于无言了。

“你妈给你买的那双鞋你怎么不穿了？我就没看出这双鞋有什么好的！你一点计划都没有，一有钱就乱花。”

之萍绞着双手：贫穷，会使父辈变得如此琐碎！贫穷——那种许久许久以来的阴郁又一次使她感到令人窒息的凄冷。

现在，即使坐在这温暖宜人的饭庄，她依然感到一种躲不掉、逃不脱的凄冷，冷得她紧紧抱住了双臂。

灯光朦胧，唐小飞惬意地欣赏眼前这位异性。和她认识三四年了，居然还被她的美貌新鲜所吸引，他惊异。这期间，他还追逐过不少女孩，可是合合散散，很快便厌了。到现在，居然只剩下之萍——最终也没有到手的之萍，她长得有点像珏——那个他曾死命爱过的少女，可是她跟着一个学美术的臭小子跑了。分手时告诉他，她忍受不了他身上那种纨绔子弟的傲气、酸气、臭气。

珏的话像刀子般戳着他，她说的是事实。尽管前前后后有那么多女人追他，可他看得很清楚，人家只爱他的钱，他的地位，以及凭借地位可以运用的权力。假如把这些东西套到另一个人身上，她们也照样趋之若鹜。

只爱他的钱和地位的，他不爱。而只爱他这个人的，他还没有发现。但他这个人，究竟有什么好爱的呢？才气、毅力、美德……他有哪一样？连他自己都不觉得可爱。

对于女人，他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兴趣。女人有什么？不就

身上那么几个零件吗？他的精力，似乎已在珏身上耗尽了。相反的，他倒更愿意看那些赤裸裸的录相带和电影，对于那些主动送上门来的尤物，唐小飞更早已厌烦之极了。他需要的是刺激，是永追不舍的刺激。

比如说，眼前的之萍。这小妞淡淡的眼影下一双郁郁的眼睛，不是又在忧国忧民吧？

“之萍，你快二十六了吧？”

她不喜欢提这个。她希望永远的二十岁。如今已二十有六，却还一事无成。

“嫁给我吧，怎么样？我哪儿不好？有钱有势有地位，人长得也不赖。”多少女人想嫁给他，他不信之萍不想。

“你哪儿都好——你的钱也好，你老子的官也好，你笑起来更好——像个小馋猫。”

他果然馋猫般地笑了，惑人的笑。

“就一样不好。”

“什么？”

“心。”

唐小飞嘿嘿一笑：“我对你，心可不坏。我占你什么便宜了？”

之萍很想问：可你占了国家多少便宜？又一想，何苦现在愤世嫉俗？那些大倒小倒，谁不在瞅机会赚一把？能赚就赚，赚不着，就想办法出国！她很性感地一笑，拉住他的手：“不谈这个，但愿你谁的便宜都别占。”

他的手，很白，很细，很长，很优美。

这样一双手，长在这样一个人身上，可惜了。

“你现在，还在那个广告公司吗？”

“换了，那儿太没劲。敝人现在是广元实业公司副总经理。”唐小飞递过一张带着香味的名片。

他至少已经换过四次名片了。这几年，之萍是眼看着他怎样东